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要義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榮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鄭泰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要義卷二

宋 魏了翁 撰

舜典

舜世有國士孔云庶人以瞽瞍失國

虞舜側微為庶人故微賤正義曰帝繫云顓頊生窮蟬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
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以其繼

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
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

二 孔氏傳古文自東晉初至隋始備

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
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
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
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
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

購求遺典始得之

三
四門穆穆有美德無凶人

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歴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方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

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

四 鯀九載禹十三載而舜一考即升

鯀待三考冀其有成而無成功乃默為緩刑之義舜既
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
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
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
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
為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

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五既月乃日覲岳牧還五瑞與之正始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注輯歛既盡觀見班還后君也舜歛公侯伯子男之瑞歸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六受終齊政知其可受遂徧告上下

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

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為
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
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
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是七政皆齊知已
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
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
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
之羣神以告已之受禪也

七上日即元日鄭謂改堯正故異辭

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

卷二
八 文祖不知何人七廟其來已遠

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蟬極蟬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為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况彼二書未必可信

九 璞璣玉衡猶瓊弁玉纓變文

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
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
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

十 琣為轉運衡為橫簫即渾天儀

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
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
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
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

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以政有七於璣衡察之

一十
宣夜無傳周髀術在惟渾儀為長

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

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

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閼營之鮮于妄人度之

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閼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續吳時王藩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十
二
類祭義廣此傳以攝位事類告

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為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

十
三
周禮有天有帝此上帝兼之

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識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

十
四 精意以享為禋不必煙祭

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孔子精意以享謂之禋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白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煙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煙是精誠絜敬之名耳

十五
六宗之說八孔王據祭法

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崇祭星雲崇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

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為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

長非秋不収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
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謂十二次司中司
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
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
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
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
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

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北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顥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六十望于山川謂岳瀆外猶有名山大川

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

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
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間
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嶽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
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
是四瀆之外大川也

十
七輯五瑞以還岳牧若新付之

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歛五瑞則入月
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歛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

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今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歛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十 總釋時月日律度量衡五禮玉帛

八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同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

生一死贊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狐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贊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

十巡守者巡所守比他義為得

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

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

十一 岳瀆牲禮視公侯古典不存

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體二字

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

九牢殮五牢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子男饗餼五牢殮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

二
一 黃帝以來始用甲子紀日協之使一

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

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
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厯大撓作甲子
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
十日而甲子一周史紀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
諸侯或有此之類故合日之甲乙也

二 度量衡起於黃鐘之律

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
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故取法於律故

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
律歷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
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
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
有二百實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
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之輕重

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鎰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

三帛纁玄黃孔或有據王肅多同

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狐四命以皮帛綈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

雖則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能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狐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狐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狐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

蓋于時未以皮為飾

四 二 五器禮終乃還三帛生死則否

諸侯贊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
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
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
云諸公相見為賓還圭如將幣之義是圭璧皆還之也
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見他邦之人則
使擯者還其贊已臣皆不還其贊是三帛生死則否

二
五 南岳自以衡霍兩山名非從漢武

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瀉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瀉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

二
六 四巡畢乃歸鄭謂歸而復出者不然

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

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偏此事不必然也

二歸格于藝祖此告堯之文祖

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為一牛此唯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

二八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封山濬川

肇十有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二九舜二年後分九州為十二禹還為九

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

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并皆不同疑是因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為之于此居

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

三
十
典刑是其身流宥離鄉典與五互見

象以典刑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流謂徙之遠方故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

以遠方然則應刑者其法是常其數是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朴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為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朴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朴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三 周禮春秋傳皆有鞭隋造律廢之

鞭作官刑注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閔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犧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

二 屬朴於教刑其實官刑鞭朴俱用

朴作教刑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稻也

楚荆也二物可以朴撻犯禮者知朴是楨楚也既言以
杖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
鄉射皆云司馬晉朴則朴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
鞭朴俱用教刑惟朴而已故屬朴於教其實官刑亦當
用朴益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三 孔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漢改黃金

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
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

器云黃金謂之盜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
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鳬氏為
鐘橐氏為量段氏為鑄桃氏為劙其所為者有銅有鐵
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
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
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
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
金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

為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今律及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錢為六兩計千錢為三百七十五斤金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

言皆為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朴加於人身可云朴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朴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

四 總言眚災者肆赦怙終者賊刑

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眚為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患趙盾使鉏麑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

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
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
怙恃奸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
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朴皆是也

五
三水中可居曰洲幽州在北裔

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
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
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

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為九州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

六流凶在治水前時無幽州史追書

流凶在治水前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

三
三七 三裔既明知崇山在南裔

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之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三
八此四凶則渾敦窮奇等

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

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俱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
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諧庸回堯典言共
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
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
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
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
行云咷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
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

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

三九流放竄殛俱流徙鯀最輕故後言

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具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

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四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前

十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為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如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

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臯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五穀契敷五教臯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臯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爲舜

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強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四
一 祀落堯死之稱謂往落

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

四
二 堯十六即位終舜攝計一百十六歲

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

有七蓋誤為七也

三
四百姓如喪考妣謂百官

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如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

四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四夷

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

總衷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四舜格于文祖謂喪畢即政復以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注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四堯存舜且攝位堯崩避丹朱而後即政

六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謌者不之堯子而謳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

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司空故稱伯禹

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

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禹讓稷契暨臯陶稷獨稱官

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

故云拜稽首也

九四棄為稷官尊而君之為后稷

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
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
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
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
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
皆以后稱為言非官稱后也

五刑之服三就五流之宅三居

五

汝作士五刑有服注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五
一 蠻夷寇賊堯末年不應至此

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
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頑
至于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
耳

二五 五服三就孔用魯語與馬鄭王異

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
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
鞭朴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

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朝市與
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
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
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
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
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為
一旦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

三 五刑之流各有宅宅又有三等之居

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功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重罪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

禮調人職云父之讐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僰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大罪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為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

豈五百之校乎不可從也

四 五 此朕虞王莽立予虞之官

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五 垂益所遜四人皆在元凱中

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

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斿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臯陶之子臯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垂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斿伯與亦難知也

五 三禮天地人言三足以包五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氏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

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
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
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
為姜姓也

五秩宗主郊廟之官

七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正義
曰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
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

也

五
八 蕤教胄子謂元子以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五
九 剛失入虐簡失入傲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

十 六 依聲律以和樂

聲依永律和聲注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
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一 帝命夔教胄子之節

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典
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
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
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
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

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

六
胄子惟長子傳兼言子弟又略元士

說文云胄爵也釋詁云爵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畢故略

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

六律以出音以候氣

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

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

六 八音惟石最清清者和則餘皆從
四

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

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
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
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
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蹻蹻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
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
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獸率
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五 圭讒殄謂疾讒說絕君子之行

卷二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聖疾殄絕震動也
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

六 納言喉舌之官必以信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注納言喉舌之官聽
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七 納言而云出納朕命互相見

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
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

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

六八孔謂岳牧六官為二十二人稷契七人不與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正義曰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臯陶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勑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勑

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諮詢故亦勑之鄭以為二十二人數受胙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勑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諮詢何以勑牧不勑岳也必非經旨

六
九 分北三苗言君臣善否不令相從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注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閭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正義曰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

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閭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為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為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為崇伯

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三十在位歷試受終居攝皆在臣位

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續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旬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

一舜壽百十二歲馬遷史記異

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
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
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
正義曰檀弓云舜死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
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
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其一年即位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
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

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
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
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
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
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
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
崩皆謬耳

二 帝釐下土方言舜理四方諸侯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
方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

三七 汗作九共橐飫凡十一篇皆亡

作汨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汨作之篇
七九共九篇橐飫橐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四七 壽為勞飫為賜引左傳為證

汨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之
功興以意言之耳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

之是橐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要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要義卷三

宋 魏了翁 撰

大禹謨

一 禹加大字併堯禹皆為虞書此舜史所錄

史加大其功使異於臯陶於此獨加大字與臯陶並言
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
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

卷之三
三
為虞書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
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
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
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二 洪範五行以生為次此以相剋便文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
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財民並用
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財此兼以

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剋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三 九功之德可歌猶漢魏後樂府

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

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四 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地平故天成

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鯀陘洪水汨陳其五行彝

倫攸數禹治洪水彝倫攸叙是禹命五行叙也

五舜將禪禹禹辭舉臯陶

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
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
我居帝位總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
依就我也言已不堪總衆也臯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
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臯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
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

此罪釁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
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
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事出見其心以舉
臯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臯
陶堪攝位也

六 計舜年九十五年在耄期之間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
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

言之

七 釋宥過刑故輕罪重功之等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經常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

失不常之罪不枉不幸之善仁愛之道

八使從心所欲以治惟乃之休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九枚卜謂人人申卜之先斷志後命龜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意

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
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正義曰周禮有銜枚
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
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

十 洪範亦是先謀人後謀卜筮

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
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

十 卜法不得因吉習與襲同

喪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依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

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

此舜三十四年命禹若帝攝位故事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初攝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

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

十神宗猶文祖蓋黃帝顙頷之等

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顙頷顙頷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顙頷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勾芒蟜牛瞽瞍為親廟文祖為黃帝顙頷之等也

四十 禹雖攝位猶以帝命征苗

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

五十 苗既竄又分北今又徂征

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

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禹征是三苗之民數千
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
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為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
是謂為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
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諸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
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
為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
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

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國君今後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詰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六 帝有誓王有盟伯前有質與穀梁異

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

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
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
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
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
耳

十如孟子說瞽瞍暫順終不可改

夔夔與齊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已
事勢同耳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

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

八 禹拜益言即還言進退由將

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勾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亦當

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

十九 干羽即武舞傳言舞文以不用於敵

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干為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

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
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

十 ^(二) 吳起言禹滅三苗辯士不必依實

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
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
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
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為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
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

京師為二千五百里

尚書要義卷三